

兒童叢書之九



我害了薇薇

慈幼印書館印行



蘇冠明 盛熊運
主編

我害了薇薇

作者：傅玉棠

9

慈幼印書館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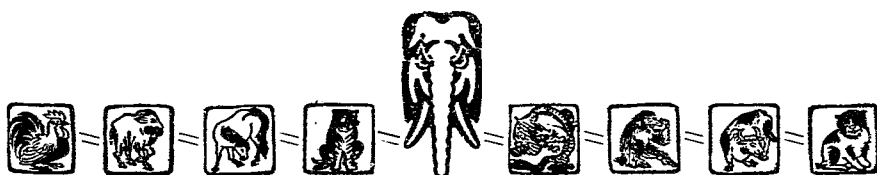
小朋友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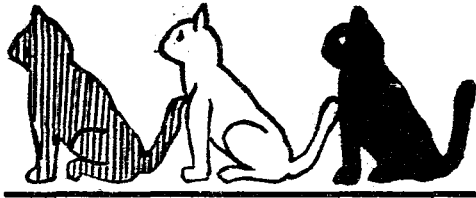
我已是你們所有的了，願你們好好地待我，保存我，不要糟塌我。

用心讀我，把我的一切介紹給你們的兄弟，姊妹；因為我的所有，對於你們都是有用的，我可以使你們的童年過得更快活，更滿足！

你們的朋友

薇薇害了我





我 了 害 薇 薇

那條路是通往火車站去，路面彎曲，鋪滿灰塵，兩旁有着矮小的圍牆。彌拉在姑母身邊跑來跑去，手中挽着一個緊閉的籃子，裡面不時傳出來幾聲咪咪！

「靜下來，薇薇！」女孩說時昂着頭，向着姑母。姑母說：「若妳跟我到半隆巴多去，我要使妳快樂遊戲。我有一個女友，她也像妳這樣大的年紀，我教妳做她的朋友……」

「我不能去」。女孩搶着說，搖動生着鬚髮的小頭：「維奧蘭要我伴他」。

「什麼？一個女郎需要七歲的女孩幫忙嗎？」碧達姑母微笑說：「誰曾聽過這樣的事？」

「我會好好的陪伴她！」彌拉有點生氣。

姑母短了理由便住咀不說，只是嘆着氣。她心裡恨不得說服小姪女跟自己一起走；這樣，她寂寞的寡婦生活許會減少點苦悶。

「怎的妳在嘆氣？」彌拉問。

「因為我要獨個兒走」。姑母爽快地。

「獨個兒走」？彌拉張大了眼睛，眼裡好像有無數的問號，說

：「還有薇薇呢……」

「不錯，還有薇薇……」

她們走到車站了。父親在月台上等候，見姊姊來了，便教她上

了二等車廂。姑母上了，彌拉也跟着爬了上去，順手把小籃子放在長椅子下邊，蹲下來說：

「我可憐的小薇薇！你沒有我，到新屋去是多難過喲！」

時間一刻刻的溜過去，火車的第二次汽笛叫了，這汽笛引起了人們不少的淚珠。突然一個思想閃過姑母的腦海，老婦人俯身在她的耳邊喃道：

「勇敢吧，跟我來住幾天……直到小薇薇習慣了新屋的生活之後……只是幾天吧……」

這回彌拉遲疑起來：她看看在搖動的小籃子；又看看父親；父親打手勢叫她下車；她呆立着不動。

姑母求她的弟弟說：

「讓她跟我來吧……是，讓她跟我來吧！」

「妳在說笑嗎？妳也知道她沒有姊姊在身邊便活不成的。」

「你這麼說吧了。小孩子什麼都容易習慣……無論如何，我們試試看。若她不願住在我家裡，我打發她回來。」

「但是……但是……」以後的說話姑母沒有聽見。火車上一位職員將小窗關上了，火車動身了。

「爸爸，替我問候維奧蘭。給她說小薇薇……」彌拉焦急萬分的從小窗向外叫道。

父親已隔得遠了，招招手，點點頭回答她。

彌拉拍拍手表示頗為滿意，接着跪在長椅上，將面孔壓在小窗的玻璃上，看着一列遠山，山腳到處散着幾間小屋，四周植着玉蜀

黍和其他的樹木，樹木臨風招展着，向後互相追逐。

旅途是頗長的；彌拉却沒有表示厭煩過。火車站上來往上下的人很能引起她的好奇心，她還要照管小貓薇薇，小薇薇一放了出來，再也不肯走進小籃子去。彌拉給小貓預備吃的東西，她自己也不時的咀嚼着一塊餅干。

姑母很覺快意。可憐的姑母，若是她知道明天所發生的事，她定然不會這麼快樂了！

到了一站，人們叫：聖彌額爾！於是姑母領着彌拉下了火車，在車站外，她們上了一輛電車，到半隆巴多去。

姑母領她走進一間舊式的小屋裡說：「看，妳的小屋子是多麼美麗的，什麼也不缺，這兒有……」

當姑母讚賞剝落而笨重的家具時，彌拉暗想，最好是姑母不出聲，小房子無論是多美麗，她最多只願睡兩個黑夜。

晚餐吃過了，姑母替她預備了舒適的小床，彌拉走到臥室去。

『晚安』！姑母向她說。

『謝謝，祝妳好安息』。

現在她是獨個兒。一種寂寞，思鄉病，無名的悲痛湧上心頭。

她不能像平常似的跟姊姊談話。她輾轉反側沒法睡着，不時嘆息着說：『只要薇薇住慣了便好了』！

她認為這裡是不能長久住下去的。

她被痛苦的鉛塊壓着，跪下來，熱誠地祈禱，才脫了衣裳，上床……馬上熟睡了。



第二天姑母開

了一個抽屜，取出

幾個帶子、布碎、

交給彌拉，還交給

她一個頂針、針、

剪刀、綫，說道：

『妳拿這些給

洋娃娃縫衣裳，好

嗎？』

『給那個洋娃

娃？』

「妳只管縫衣裳，洋娃娃自然要來的」。

彌拉不出聲，拿着小猫，替小猫裁衣。

她脫去頂針，因為她五隻小指儘可以插入頂針去。她很用心裁衣縫衣。姑母坐在她身邊，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，留心縫着。過了兩小時，突然，一個粗豪的聲音在呼喚姑母的名字，彌拉跳起身。

「郵差，待我放下小籃子去」。姑母立起來說。

什麼籃子不籃子，彌拉早已三步兩腳跑下樓去。

她接過信來，小心看了看地址。字跡分明是維奧蘭的。她心裡冬冬的跳着，撕開信封，展開信念道：

『親愛的小妹妹！

妳認為跟着小薇薇走是很好的事嗎？妳的小心兒真是古怪！

妳放心，我的病不打緊，只是在膝部有點鐵青色的傷痕。我雖然吃着苦頭，仍然給妳預備行李，日間便可寄給妳，裡邊，在衣服和用品中間也有妳的洋娃娃。

小心妳的身體，努力遊戲吧！但也該不時想及我。

愛妳的姊姊 維奧蘭。

「妳念罷」！彌拉把信交給姑母，聲音變得有點古怪。

姑母看完信說：「呸，膝上有這一點痛，便要苦死了？她自己也說這是不打緊的。若是她真的病重了，還能給妳預備行李麼？」

「若是我明天要回家，爲什麼她還給我預備行李？」

姑母不回答，把手中的工作拋下，撥好分披在肩下的硬髮道：「我想不到已是這麼遲了。彌拉，快去戴帽。馬非爾女士在樓

下等候我們呢。妳看她的女孩是多美麗可愛！

女孩子要親近彌拉，彌拉却不理會她，她心裡有着別的事。她在留神聽着兩位老年的女友的對話。

「妳真想把她常常留着跟妳一起嗎？她太沉靜了，也許是患着思鄉病」，馬非爾女士說。

姑母說：「彌拉太愛她的姐姐。但過了相當時間；她……」

彌拉的懷疑已變成了事實。跟姑母生活是多沒趣喲！她的腳下的地似乎在轉着，天在降低。她縮到一角去，一聲不响。

「妳覺着什麼」？姑母問。

「沒有什麼」。

「妳在想什麼」？

「什麼也不想」。

「喂，不要拿這怪臉兒向着人家！妳看小薇薇多有趣！」

彌拉轉頭瞥見小貓，敏捷地跳動着，正在追一個綫球。她的小臉兒放了一點兒光明。

「喂，薇薇，妳已經住慣了嗎？」她拍拍手。

「好玩嗎？」姑母微笑着，感到滿心歡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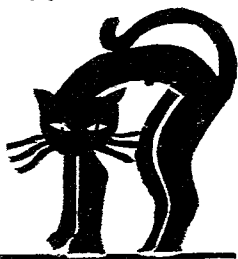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第二個晚上，彌拉獨個兒在房中，自言自

語，好像經過長久思想而下結論道：

「我明天不能走嗎？我並不是被縛着的喲！」

她較常熱心，但沒有念平日的經文，却念自己創作的……

「親愛的媽媽，請妳今夜離開天堂，在夢中來找我。維奧蘭生



了病，妳不是高興給她作伴嗎？親愛的媽媽，來找我吧，教我怎樣幹？……我要去見維奧蘭……」

彌拉那夜沒法合上眼皮。維奧蘭害病而憂悶的臉容不斷的在她的腦海中翻來覆去。破曉時分，她下床穿衣，聖堂的鐘聲喚教友們去望第一台彌撒時，她站在百頁窗後，窺看廣場。

過了五分、十分、十五分鐘，姑母出現了，她披著大衣，頭上覆著輕紗，很快的穿過廣場，消失在方形而結實的鐘樓之後，一會兒又出現了……踏過聖堂門限，完全消失了。彌拉梳了梳頭髮，取了一條手巾當作行李，離開小房子。

在走廊間遇著小微薇，向她打呵欠。彌拉把牠抱起來，親熱地吻牠的咀吧，然後從放在地上，走出門外。

到聖彌額爾的路是頗長的，彌拉雖然加速腳步，也走了相當時間才走到。在車站那邊，鐵軌是伸展到無限遠去。她看看左邊，又看看右邊，不知向那邊走？若是走錯了，不到亞拉去，反而到了巴洛諾豈不糟糕……過了一二分鐘，她走近一個老人身邊，老人背着一袋草，彎着腰。彌拉很有禮的問道：

「老伯，請問到亞拉去，是走這邊還是那邊？……」

「亞拉」？老人訝異地：「亞拉是什麼」？

「是一個小城」。 彌拉咬緊牙關，忍着怒氣說，「你若不知道這小城在那兒，也不打緊。你許知道什多是在那一邊罷」？

老人伸直食指說：「看，這邊是到德人那兒去，所以什多是在那一邊。唔，什多是很遠的，難道妳獨個兒走路去不成」？

「這個你犯不着知道……我只是隨便問問吧了……」

她背着老人走開了，跳過沿路的小坑，穿過籬笆走進田間去。她常注視着高而密的籬笆，跟鐵路平行着走，因為鐵路準的會領她回家去。在酷熱的太陽之下，她的臉兒燒的火赤，通身流着大汗。她邊行邊哼着調子：

「我的母親是這麼好……」

這歌兒本是悲哀的，然而她却高興的好像一隻麻雀。她的腦裡在奏着軍樂：維奧蘭、亞拉、她的家！

她的腹部覺着不大舒服，起先很輕。後來越來越厲害，這才使她憶起從昨夜起沒有吃過什麼。怎樣打算呢？

不用担心的！她曾聽人講過日諾維發公主在樹林中活了六年工

夫。她想：「如今我回家去，一定不需要六年工夫」。她要效法公主的表樣，隨手摘了一種開着花的小草，放在咀裏，那草是黃連，她苦的作了個怪臉。

「一下手便錯了」！她呢喃着看看四周。

她的視線落在一些可口的東西上：是籬笆間的桑椹，這些可口的菓子弄醜了她的手指和口唇，既不解渴，還加增着她的疲倦。她躺在橡樹下的草地上，橡樹把厲害的陽光遮着。她覺得口渴，但在這裡要找水是找不到的，暫時最好還是不想它，她脫了小鞋，因為雙腳發腫，覺得鞋子太窄了。

過了一些時候，她認為已休息够了。便穿上鞋子，哎喲！雙腳竟發脹起來，穿不進。

天啊！怎樣做呢？

她遲疑了一刻，聳了聳肩膀……赤腳走路吧。她立起來，覺得比先前更疲倦；她瘦削的腿兒變成這麼沉重，好像加上了鉛錘。這怎能行？她灰心了，再次躺在地上，肚皮向天，張開兩臂。橡樹的帶蔭涼的樹枝，在她頭上伸開手。呵！她的眼睛在樹枝間看見什麼？一個鳥窠有她拳頭那麼大，不時探出小鳥的頭來。

「呵！親愛的小鳥兒！」

突然，唔，這是什麼？她的手觸着什麼？是黏手的、冷的、生活的東西……她本能地把右手縮回來，停止了呼吸看看身邊……猛然跳起身。是一條蛇……像她的手臂那末粗……向她爬來。她的腳立刻生了翅膀，飛奔逃命。過了勒維車站，她也沒有看

見，直到一個籬笆攔住去路她才停下來。

那時才打算折回來。蛇是沒有了，繁茂的植物遮蔽了空間的陽光。離她不多幾步有一條小溪；再遠一些，伸展開一個落花生園。待一覺醒來時，已是深夜。她揉揉眼睛，一骨碌坐了起來。這是什麼地方？她憶起了，不禁嘆了一口冷氣。

她睡的那一角，是再黑暗不過的。她覺得寂寞、冷落、悲哀。她看看四周；一種說不出的悲哀浮上心頭。她覺得坐着不方便，立起來唱首歌兒，增加自己的勇氣：

『這麼好的媽媽很快便死了，

可憐的我！……』

這樣繼續唱了好一會兒，從小溪那邊傳來一陣沙沙的響聲，那

是什麼！彌拉掉過頭來，留心察看，只見兩點小小的光。

這兩點小光是什麼？她嚇的血液也凝結了，一動不動，好像快要窒息了。她的視線老是盯着那兩個光點，突然，她的腿兒好像折了，跌坐下來，閉上眼睛……這一切都是夢。

然而她睜開眼來，看見自己不是在做夢：她真的是動身了，走了……如今呢……



那沙沙聲更清楚的傳過來，好像是樹枝搖動，聲音越來越近。彌拉走到小溪邊，跪下來，將手合成杯狀，拿水到嘴裡。多涼快的水喲！她好像在喝着極清涼的氣。

喝過了足量的水，她坐下來，脫去襪子，把紅腫的流血的雙腳放在流着銀帶的溪中，多寫意啊……過了好一會，把腳提起來，

在周圍拔了一些草揩乾腳，找鞋子穿，却找不着。鞋子準的是跌在水中，給溪水衝去了！『忍耐吧！』她無可如何的。

『要加倍小心才行，要不然回到家裡，身上什麼都沒有了！』她看見了落花生，早已垂涎三尺了。但她不能拿落花生來吃，因為是人家種的；若是摘來吃就算是小偷啦！

她的心叫她不要伸手，但肚子却要脅她。於是她的小宇宙起了一場劇烈的戰爭。『做賊嗎？』提起賊，已够使她胆寒了。

『我永遠不能做賊！寧死不做賊！』

她閉着雙眼，用手塞着耳朵，好像怕聽賊這名詞。

她的手在面上觸着兩個硬東西，是金耳環。

『幸運！金耳環儘够買東西吃！』

她馬上除下耳環，穿在一條草上。然後開始吃落花生。

她喝過水，吃飽了，還要小睡一刻。她躺在長草地上，捲縮成一團，不敢動彈，屏息靜氣，閉上眼睛，心兒冬冬的跳個不休，在等候一個可怕的事件……

一些像毛的東西輕掠過她的手。一陣驚慌像電流似的通過她的神經，她不敢呼吸……那有毛的東西在她手上擦來擦去。

突然默靜給一個是彌拉耳熟的聲音衝破：咪，咪，咪！她開了眼，伸手拿着那有毛的東西。

原來是一只貓。天啊！真是一只貓。難道是小薇薇麼？不，小薇薇是細小而斯文的；這是一頭大貓。不打緊，歡迎大貓！牠也是我的好朋友。她緊抱着大貓，冒險走出葉叢，到大路上去。

她走着，走着，朦朧地看見一個欄柵，一間小房子，她本能地向那邊跑過去。一種狂吠聲把她嚇住。大貓從她手中溜去了逃命，在欄柵的板壁上，只見一頭奇大的兇猛的狗探出頭來。

巨大用力掙扎着要走出來，眼裡冒出兇光，狂吠着，好像要說：「我要活生生的把你吞掉」！彌拉馬上離開那裡。跪在地上，注視着眨着鬼眼似的天空禱告道：

「呵！善心的母親，暫時離開天堂，快來陪伴我吧！你的彌拉，獨自一個人，真要嚇死呢」！

她老是注視着蔚藍的天空，等候母親的顯示，她幻想着母親全身穿着雪白的衣裳。母親始終沒有來，但在上邊準的在呵護，因為她馬上覺得心裡安定下來。

她站起來慢慢兒踱着方步。她想道：「這種生活要過六年嗎？日間還好過，夜裡呢，單是這一夜已是漫長的好像一年。那故事是虛構的。但這一切都是爲了小薇薇！」

一個微弱的聲音在她的心裡說：「不，並不是小薇薇的罪，而是因爲妳不好；在打定主意之先，該好好的細心想過才行。」

她聽了，點了點頭說：「不錯！不錯！」

雄鷄的叫聲和曙光是該受祝福的，它把黑夜可怕的幕揭開了。星兒的臉色變成蒼白，天空亮了。一種純潔的幽香在空氣中擴散開來。彌拉，勇敢吧；在太陽跳出來之前，該得走路。

她看看四邊；在一邊，是籬笆傍着鐵路，另一邊是一條大路。大路上，停着兩個趕車的人，等候修路的人把欄柵開了，走過去繼

續趕路；趕車的人在談着天。

彌拉雖不關心他們談天，但是她有兩個靈活的小耳朵，不能塞住不聽什麼。她聽見一個問道：

「你到打伶多去嗎？」

彌拉給這問題吸引住，傾耳靜聽。

「是，在那兒我就攔到明天。你呢？」

「我交過草料，馬上回來；這班火車，我想是太遲了。」

「我也這麼想。我們明天去乾一杯酒好嗎？」

「贊成，贊成。」

兩個趕車的背着車站走。彌拉輕輕的從籬笆閃出來，再閃身到車後；只見一輛車滿載着一籃籃縛好了的菓子，另一輛塞滿稻稈。

像田鼠那末靈動，爬上載稻的車，肚子朝天的躺着，把空袋放在自己身上。

火車過去了，稍後稻車開行了。

彌拉一隻腳給尖刺弄傷了，有點痛，但過了一會，她便覺得躺在上面是怪舒服的。

天氣是悶熱的，太陽光漸漸的把空袋子晒的燙熱；彌拉在下面悶的透不過氣來。

經過了十八小時，她沒有吃過什麼，肚餓經她努力，還可以忍得住，但口渴她却熬不住。她想起「那個富人愛布郎，當日在地獄裡求亞巴郎一滴水潤潤咽喉的焦灼」。

其實還有別的呢！拍拍拍！是什麼？

不知怎的車夫忽然發起孩子氣來，把鞭子亂鞭亂打，有幾下恰好打中她的臉兒。

彌拉忽然失聲叫痛起來，只見眼前金星飛舞，接着昏厥過去。車停在城門口，幾個關稅員走過來。一個拿着鐵勾子插在稻草中查看什麼，另一個爬到稻草上，拿開空袋子……大吼一聲道：

「喂朋友……你幹得好事」？

「唔」！車夫朝天的鼻子哼了一下。

那個更生氣說：「這小女孩準是給你重重的打了一頓！是你使她流血的」！

「什麼」！車夫的眼睛爆出許多問號。他也爬上車去，發見了彌拉，他呆了，張大咀吧，兩隻眼睛變成了兩個○。

彌拉給人放在地上，圍攏來許多關稅員和好事者；看熱鬧的人們越來越多，大家都想知道是什麼事。

車夫回答時，眼睛注視着彌拉，口裡說的是沒頭沒尾的話。

彌拉清醒過來了，但她不肯講話。她發怒了，人們有什麼權利圍住她，在她身邊狂叫？

人們的嘈吵聲浪引來了警察。

車夫、警察和大群觀眾跟着彌拉，彌拉一顛一顛的走進城去。

商店的玻璃櫃反射着她的破壞的衣裳，蓬亂的頭髮夾着蓬亂的稻草，小臉兒沒有半點生氣，染着血迹。

行列走到衙門去，法官開始審問車夫。

『對於這事，你有什麼話要說？』

車夫想了一會，希望得個推諉的機會，但不行，他只是吞吞吐吐的說：「我說？……我不說什麼」。

說到什麼兩字時，他嗚咽了，滾着幾點粗大的淚珠。彌拉很是奇怪，因為她從沒有見過大人哭泣。

她有點同情，跟着來的還有點懊悔，這些很擾亂她的小心靈，使她張開緊閉住的嘴吧。

她的聲音很鎮定，却沒有舉起眼睛，她說車夫並不知道她爬上車上去。接着講出自己潛逃的經過。

法官突然攔住她的話頭道：

「怎麼？妳便是我們兩天來找不着的女孩子嗎？沒有人看見妳，妳怎能到這裡來？給我說，妳的姑母虐待妳嗎？」

「姑母虐待我？這是永不能有的事……」

「那末，怎的妳這麼隨便離開她？」

「因為我要去見我的姊姊維奧蘭。」

「妳這麼愛姊姊，便不該離開她。」

「因為我要送小薇薇到半隆巴多去……」

「小薇薇是誰？是妳的妹妹嗎？」

彌拉聽了這問話，忘掉了一切的痛苦，放聲大笑起來。

法官的臉色，却變成鐵青，厲聲問：

「妳若想想因着妳的緣故，妳的家人吃了多少痛苦，妳就再也不笑了罷！他們一連兩天，日夜的替妳焦慮着……」

彌拉很覺奇怪。她認為法官把事情弄的顛倒過來了，她本想証

明吃苦的是自己而不是家人。但她想：跟大人講理是沒有什麼趣味的，便索性不說了。

當她這麼想時，法官忙着打電話，然後對車夫說：

「朋友，你可以去了。」

車夫再獲得說話的機會，他表示感謝，連聲道歉——至于這麼歉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——深深的鞠了一躬，便急步退出法庭。

法官對孩子說：「現在我們要好好對待妳：首先給妳東西吃，給妳打扮一下，將妳送回亞拉去，交給妳的父親，妳高興嗎？」

「還着問？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。」彌拉心裡說。

彌拉的面孔貼在火車的小窗眼上，有意無意的看着遠處的山峯。她在想維奧蘭、想亞拉、她的家、爸爸；爸爸怎樣接待她？

她的小臉兒時刻在變換着，忽而快樂，忽而懷疑，時而驚懼，時而憂悶，時而又微笑……

火車走進了一個盤形的原野，地平線漸漸的擴大；火車終於停了。站員操着義語和德語叫着：「亞拉，檢查行李！」

彌拉無精打彩的坐在小窗眼下。不一會，父親走上車來，見了女兒平安無恙的坐着，走近去摟着她說：

「給我許下，下次不要再這樣幹吧！」

彌拉真夢想不到爸爸不但不罵，還慈愛地擁吻她。

「爸爸，我再也不這樣幹了，我是爲了

小薇薇……」她的珠淚已跟爸爸的淚珠滾在一起。



翻印必究



版權所有

兒童叢書
第九種

薇薇害了我

作者 傅玉棠

主編者 蘇冠明

發行者 慈幼印書館

印刷者 澳門聖母無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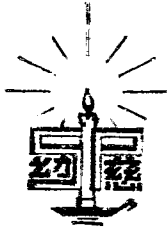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所 慈幼印書館

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
香港西營盤第三街一七九號
上海杭州路七四〇號

零售每本五角
全年(二十冊)五元
外埠訂購郵費免收

中華民國卅五年
九月一日出版

531023



H.K. \$ 0.50

D - 9